

論“人”和“現實”

李希凡著

北平生活書店

論“人”和“現實”

李希凡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8年·武汉

論“人”和“现实”

李希凡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3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7印张·2插页·169,000字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300

统一书号：10107·106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作者最近一个时期写的論文十五篇，全書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是分析、批判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文艺思想和作品的；第三部分是作品分析和評論；第四部分是对“水滸”、“金瓶梅”的现实主义的論述和人物形象的分析，等等。第一、二部分篇幅較大，战斗性較强，对于批判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文艺思想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本書对于繼續深入批判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文艺思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綫，和开展文艺評論以及研究文学理論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前 言

这本书里收辑的十五篇文章（这十五篇文章，有四篇是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其余大部分是发表在“文艺报”、“人民文学”、“北京文艺”、“新港”、“文艺月报”、“长江文艺”等刊物上面），除去一篇“从生活的真实”出发以外，其余十四篇，都是去年四月到今年四月这一年内写成的。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間，我們击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打了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胜仗。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英雄的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正以波澜壮阔的声势，向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战线奋勇进军。仅仅今春几个月以来，就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奇迹啊！

在轟轟烈烈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中間，反躬自省，認真地檢查一下自己，就感到非常惭愧，如果用多、快、好、省的标准，来衡量一下自己的工作，那就真是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了！不过，在偉大的社会主义思想革命中間，終究是接受了一次很深刻的阶级教育，增强了信心和勇气，拿起笔来参加了战斗。这十几篇文章絕大部分是在战斗中写成的，在收成集子的时候，也曾做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但是，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恐怕还难免有許多不正确的看法，这都有待于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1958年5月3日夜写于京郊

目 录

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	1
什么样的“消息”，什么样的“新路”？·····	4
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	16
评何直在文艺批评上的修正主义观点·····	32
批判刘绍棠文学思想上的右派观点·····	42
鲍昌的右派文艺观点及其政治思想上的根源·····	55
论“人”和“现实”·····	65
评钱谷融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修正”·····	91
关于“人情论”的商榷·····	109
在感情的细流里	
——评短篇小说“红豆”·····	118
冀中平原上的历史风暴	
——读梁斌的“红旗谱”·····	122
从生活的真实出发	
——读高延昌的四个短篇·····	128
“水滸”的现实主义·····	136
“水滸”人物的英雄形象·····	169
“水滸”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207

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 一股创作上的逆流

絕不能低估“本报内部消息”在一部分青年中的影响，尤其是在有着濃厚的资产階級、小资产階級思想的青年中間，黃佳英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在资产階級右派向党进攻当中，很多青年右派分子，正是披着黃佳英的外衣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别的右派分子的历史我不清楚，赫赫有名的林希翎，这个卑劣透頂的人物，我非常清楚她是怎样走上舞台扮演黃佳英的（報紙上已經全部揭露了她的丑恶面目，我在这里不再細談了）。难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刘宾雁的黃佳英的模特儿嗎？什么“独立思考”，什么“朝气蓬勃”，什么“勇于向保守主义者斗争”，隱藏在这些漂亮外衣下面的，不过是見不得天日的卑劣、醜惡的野心。轟轟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才是“本报内部消息”的真正的續篇。刘宾雁为了迷惑广大青年讀者，为黃佳英披上了美丽的外套，企图掩盖她的丑恶的反党的灵魂，但是，活生生的现实斗争，却撕破了她的外套，把它们全部揭露在群众面前，这现实生活的“續篇”，有力地扫除了刘宾雁抛擲的垃圾。

同样的，也不能把“本报内部消息”的出现，看成是文艺创作上的孤立的現象。“本报内部消息”是文艺上反党逆流的最初的浪头。当然，早在刘宾雁的第一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里，就已流露了阴暗的反党思想，如把老干部写成不学无术，思想僵化，不

能領導複雜的現代化工業的人，誣蔑我國建設進度緩慢，并武斷地說我們建設中的缺點不是由於缺乏建設經驗等複雜的原因所造成的，根源好象全在領導上的保守無能等等。不過，這篇特寫的缺點究竟還非常隱蔽，劉賓雁在當時也不敢露骨地大大地宣傳他的反黨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橋梁工地上”發表，并受到“文藝報”、“人民文學”等刊物大肆捧場以後，劉賓雁才敢於寫“本報內部消息”這樣露骨的反動作品。自從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報刊的贊揚以後，所謂“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和歌頌黃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現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里的（主要是經過“人民文學”編者修改後的）林震，實際上是黃佳英的男性的翻版。“人民文學”連續發表的許多篇特寫，“爬在旗杆頂上的人”，“馬端的墮落”，“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等，是攻擊我們社會的更加惡劣的作品。直到反右派鬥爭開始了很久以後的“人民文學”七月號，還發表了那樣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別陰暗的作品“改造”、充滿了小資產階級哀傷情調的“紅豆”，而且“人民文學”的編者還向廣大讀者推薦了它們，至於在全國其他刊物上，這種作品也不在少數。象右派分子劉紹棠在“東海”“新港”這兩個刊物上發表的“西苑草”和“田野落霞”等，也都是這股逆流中的產物。

和這股創作上的逆流交織在一起的，還有反對黨的藝術路線的理論上的配合。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張要“揭露生活的陰暗面”，要“寫真實”。劉賓雁在“本報內部消息”里通過黃佳英的嘴，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誣蔑過我們的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劉紹棠則寫成過長篇大論的文章宣揚過這種觀點。什麼是他們的“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和“寫真實”呢？根據劉紹棠的看法，就是要寫“生活的複雜性”，要“從靜中看到‘動’地忠實生活真實，不過，它首先是基於靜，不是基於動”，實質上就是要求作家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全面觀察現實的發展觀點，孤立地、靜止地忠實於片面的

生活真实，其目的在于为描写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找出借口。所谓“生活的复杂性”，也不过是“暴露黑暗”的一块遮羞布。“本报内部消息”和“田野落霞”之类的作品，就是他们的标本样品。

正因为“本报内部消息”在这股反党逆流里起过这样大的作用，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大头目，在企图用同人刊物分裂文艺界开始“大变动”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拉进这位反党“特写专家”刘宾雁到同人刊物的“同人”中去。

有创作，有理论，有支持者，就使得这股逆流在一个时期里的文艺创作上，确实是起了兴风作浪的作用。但是，还必须指出，给这股逆流作过推波助澜的帮手的，主要是“人民文学”编辑部。“人民文学”的某些编者是修正主义理论的首倡者（“人民文学”主编之一的秦兆阳，就曾用何直的笔名写了第一篇具有纲领性的修正主义理论性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也是这些作品的推荐者和修改者。没有大块的土地，任何逆流都是起不了作用的。只是“本报内部消息”一篇，“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的“编者的话”，就费去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推荐这篇有着露骨的反党目的的特写，谁能说编辑部没有它的态度呢？并且直到最近他们还在继续推荐“改选”、“红豆”这样的毒草和莠草，却看不到他们对于放出的毒草，作过任何严肃负责的交代。可见这股创作上的逆流，能够占领这个全国性的大型刊物的园地，也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因此，我们在“有创作，有理论，有支持者”的后面，加上一句有“代销的市场”，对于“人民文学”，也不能算是“有意的陷害”。

这股逆流必须切断，毒草必须拔掉，文艺界必须清算从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反党逆流，向广大读者揭开他们的真面目。

1957年9月3日写于京郊

什么样的“消息”，什么样的“新路”？

一

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在彻底揭露了刘宾雁这个“特写专家”的右派嘴脸以后，重新提起这篇公认的反党特写“本报内部消息”^①来，或许有些过时了。但是，当我看过了“文艺报”的“再批判”特辑，深深地感到，一个反党分子所以敢于这样嚣张，他的反党作品所以能够受到某些人的喝采，这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必然和时代思想潮流有密切的关联。反革命分子王实味和反党分子丁玲等的联合反党是如此，刘宾雁也并不例外。

如果说刘宾雁的第一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的反党情绪表现得还不很明显，那么，“本报内部消息”是显然流露着浓厚的反党情绪的，应该可以一眼看穿的了。可是，以它为代表的这种所谓揭露“生活阴暗面”的特写，在一个时期里却形成了一种时髦的文体。发表文学创作的大型刊物“人民文学”在秦兆阳的主持下曾经是它的积极的提倡者，然后是流毒全国，引起了不少人的模仿。甚至有的作家认为刘宾雁的特写，是目前“最高的东西”。而当这种倾向略具规模以后，理论上的攻势，也就披着学术讨论的外衣公开出现了。何直（即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就是这种倾向的理论上的奠基人。这一切难道能说是偶然的吗？

① “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10月号。以后和他的“在桥梁工地上”合在一起，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署名为“内部消息”。

和王实味、丁玲等一样，掀起这股逆流的反党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們，是善于利用时机的。从1956年4、5月到8、9月，这股逆流从冒头到活跃，是追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出現的。中国的这些文学思想上的修正主义者，借用所謂“干預生活”、“写真实”的口号，来否定并修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則。他們的第一篇样品就是“本报內部消息”。它們的首倡者，也是在这个运动里起了“組織”作用的秦兆阳这样評价道：“……这篇‘內部消息’，至少是給我們的創作开始打开了一条新路，开始使作家們去注意，去描写我們周圍生活中人們的灵魂深处，而不仅去注意那些工人农民。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注意和描写，而是‘挖掘’。这就是說，你在开辟一条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新路，同时也在給別人作出榜样来。这有何等重大意义呀！”可見他們把这篇作品看得多么重要！因此，在我們和修正主义者进行辯論的今天，就“本报內部消息”来清算一下这笔旧賬，也就不能說是过时了。

什么是这篇作品的主要内容呢？它是通过黄佳英和陈立栋的斗争来发展它的故事的。这个斗争的内容集中地表现在两条不同的办报路綫上。在刘宾雁的笔下，“新光日报”是把持在总編輯保守主义者陈立栋的手里。他只是执行省委指示，不敢真实地反映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意見。而黄佳英的办报路綫却完全相反，她主張报纸要“干預生活”，要脱离党的领导，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主張要夸大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缺点，使党的报纸变成煽动群众反党的资产阶级的工具。实际上从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刘宾雁的反党的新聞观点来看，黄佳英不过是新聞界的右派的傳声筒。

故事情节虽然是发生在一个报纸的編輯部里，而情节的基础却伸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領域里。党的宣傳教育武器——报纸，这是社会生活最敏銳的感官，它每天提出生活中的新問題，反映生活中新发生的事件和群众的要求和意見，并向群众宣傳党的各

項方針和政策。因此，以“報紙”為背景，就不能不涉及到我們廣闊的社會生活，實際上劉賓雁所以選擇這個背景，也正是為了便於使用所謂“干預生活”的武器，來歪曲和誹謗我們的黨和整個社會生活。

在這篇特寫里出現的上上下的黨組織，從黨的省委，到賈王礦的黨委會，“新光日報”的黨支部，不是脫離群眾的官僚保守集團，就是操縱在個人手裡的“迷失方向”的人。“罪魁禍首”是省委。劉賓雁筆下的這個省委充塞着庸庸碌碌的保守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他們不了解群眾生活中的實際情況和迫切問題，只知道發布“大力開展”、“堅決貫徹”、“積極響應”的號召和指示，處處限制“新光日報”的工作，不敢大膽放手地使用幹部，也不敢在報紙上展開對於本省工作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了丑化這個省委，劉賓雁不惜用一些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任意誇張的事例，來嘲笑這些省委的領導人。省委委員、省委工業部長兼工業廳長，因為“新光日報”的工業組變成了工業廳的一個宣傳科，整天吹噓本省工業的成就，就經常向陳立棟夸幾句報紙，稱贊幾句工業組長張野，而當報紙發表了一篇讀者來信批評地方國營工廠生產的暖水瓶不夠保暖，這位部長就在省委會議上“大發雷霆”了。連省委書記也跟著幫腔說：“報紙應該首先肯定成就。”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省委”，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賈王礦的黨委會更是官僚主義到了極點。他們對於工人的疾苦漠不關心，長期不能解決群眾會議多的問題，以致被反黨分子黃佳英所利用，領導工人鬧了罷會的大民主。這次事件的起因在劉賓雁的筆下，是由於開會多，有好幾年工人只能“睡四個鐘頭覺”造成的。

會議多的現象確實是有。一天只能睡四個小時的事情，在短的時間里，也可能有過。但是，劉賓雁的這種描寫，卻顯然是惡

意的誇張。矿工每天都只能睡四小时，一直繼續了好几年，居然能够“长生不死”，难道这是合乎情理的嗎？类似这样恶意誇張的描写，在“本报内部消息”里，俯拾皆是。

“新光日报”的党支部就更糟糕了。实际上已經不是一个党组织而只是长期操縱在陈立栋手里的一個增强和保証个人威信的工具。两个副总編輯只是因为党支部大会上批評过陈立栋，或者是和他合不来，就不得不自动要求調工作。而且似乎人們的入党問題，也要决定于陈立栋的点头与否。至于这个支部的其他党员，除去曹梦飞、李鶴青这两个黄佳英的同情者，是作者所肯定的正面人物以外，大多数都是发霉发臭的时代渣滓。

我們并不是說党的某些部門，甚至象省委的工作，不会有錯誤。也不是說，我們党內的某些部門的领导人，不会有保守主义者，官僚主义者。更不是說，有了这种人和事，不允許作家去描写。相反的，我們迫切需要非常尖銳的批評性的作品，对于革命工作的缺点和錯誤，对于官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进行热情的积极的批評，我們相信这样的作品，十分有益于推动革命工作的进步和发展，帮助革命干部打掉官气，克服缺点，糾正錯誤。群众是欢迎作家的批評性的文艺創作的。世界上再沒有誰比共产党更懂得批評的意义了。問題不在于能不能描写我們工作和生活中的缺点，而在于从什么样的立場上和为了什么目的来描写。很显然，刘宾雁的創作是蓄意歪曲和丑化我們党的工作、党内生活、党员形象。在刘宾雁的心目里，整个共产党都是陈立栋、馬文元、張野們的天下。用他的話說：“上面是一批保守力量——高級干部的‘特权階級’，中間是一批阳奉阴違的‘土皇帝’——省市一級党的领导干部在把持，而下面是一群懵然无知的‘笨蛋’。”“一些人愚蠢，守旧，不学无术，阻碍生活前进！一些人政治热情衰退，疲疲塌塌，无所用心或貪圖享乐！另一些人自私、懦弱，不敢說

話，怕丟烏紗帽，不敢堅持黨的利益！”戴着這樣陰毒的有色眼鏡來看待我們的生活，能希望他找到什麼積極的東西和真實的畫面呢？

二

不過，既然秦兆陽說：“讀者之所以被作品（指‘本報內部消息’——作者）所吸引，所說服，並引起深深地激動，也正是在於人物而不在於報紙問題。”那麼，我們也不妨研究一下“本報內部消息”的主要人物形象，看看他們究竟有什麼激動人心的特色。

被秦兆陽所稱賞為所謂劉賓雁的“現實主義新路”，“去注意、去描寫我們周圍人們的靈魂深處”，“而且這不是普通的注意和描寫，而是挖掘”，又引起黃秋耘的“深沉地嘆息，甚至也有點悵惘，有點哀愁”^①的中心內容，實際上就是陳立棟、馬文元的形象。

劉賓雁用他的陰暗的思想來塑造藝術形象，來丑化黨，丑化黨的領導者，向讀者灌輸他的反黨思想，確實是要比他在新聞問題上的反黨叫囂“高明”而惡毒的多了。

“馬文元是一個小職員的兒子。他從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全部財產，就是一個知識分子書生氣的正直”，但是，這個正直的人參加黨以後的第一個變化，就是精神“疲塌”。解放使他的熱情衰退了。在黨交給他的工作里，他“選擇了最簡單的一種工作方法：承上啟下，把部長的指示變成自己的指示，又把科員的報告變成自己的報告”。而“在尖銳複雜、變幻多端的鬥爭里”，他所得到的，又“是最一般、最抽象的東西。他已經掌握了他自己稱之為‘規律’的一些概念和公式，把任何複雜的現象歸納到這裏面，或者把它們套在任何事件上，自以為都能應付自如。”為了加強說明馬文元

① 黃秋耘：“荅花集”，“錫損了的靈魂”。

这种精神衰退的过程，刘宾雁不惜用最抽象的詞句，充滿敌意地嘲弄一个共产党员認識問題的立場和原則，說什麼“生活里五光十色的事件，不过是馬文元自以为早已洞悉的生活規律的插图，人們的喜怒哀樂都离不开‘階級立場’，‘人生觀’与‘思想作风’这三条法則。”

就这样，馬文元的革命意志和精神，被四年的党委机关工作消磨淨尽了。他“对更廣闊的生活領域失去了兴趣”，萎縮在市儉主义的軀壳里。

然而，馬文元何尝不希望自己振奋起来，何尝滿意“自己那老一套呀”！当他从“党委机关跨进了报社的大門”，馬文元也曾梦想过在新环境里改变一下自己。可是，这个梦想又被粉碎了。雷厉风行的陈立栋，为了給他的总編室主任一个下馬威，他“促使人怀疑的不是自己的缺点，而是自己这个人本身存在的价值的大小”，口授了馬文元三篇社論的內容，“但是三篇社論都沒有見报”，而且在会上进行了公开的批評。“从此馬文元变得更沉默了”。他一切服从了陈立栋的意志，“学会了按总編輯陈立栋的思想来思考”。“又开始了风平浪靜的日子。没有什么爭論，没有什么吵鬧，没有什么大事要馬文元决定”。馬文元的革命精神再生的希望被摧毀了。只有当“黃佳英的声音一路不断地响在馬文元的前面”的“新形勢”下，才迫使馬文元走上了新的矛盾时期。于是，他徘徊在陈立栋和黃佳英之間，逐渐懂得了“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見，是多么快乐的事”的新的“生活真理”，和黃佳英們站在一起“独立思考”，从一个共产党员过渡到个人主义的彼岸，参加了黃佳英的党，馬文元这才找到了真正“再生”的归宿。

对馬文元的描写，确实很“生动”。然而，人們只要深思一下，就不由得被隱蔽在这些描写里的作者的阴險意图激怒起来。馬文元的形象，馬文元的生活道路，只是告訴人們一个这样的“真理”：

一个人参加了共产党，不是找到了真正的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人生道路，为人民为国家为人类贡献自己的生命和力量，而是意志和精神的不断被摧毁，一直到使他完全失去了生气，变成了软体的蠕虫，这就是党给一个党员安排的生活道路！

在刘宾雁的笔下，馬文元的生活道路是如此，而摧毁他生活信心的陈立栋又何尝不是一个过来人啊！所谓“陈立栋的坏”，固然在于他的专横保守，可是，这位总編輯又何尝沒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啊！只是二十年的党龄，他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在革命过程中已經先馬文元而被摧毁了。他摧毁馬文元生活信心的行动，不过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再版而已。

在黄佳英和陈立栋的一次談話以后，独断专横的陈立栋也有过多么痛苦的内心独白呀！

不知是黄佳英眼睛里投过来的那股重重的輕蔑呢？还是声音里陈立栋不常听到的那股自信劲儿，叫陈立栋不自在老半天。他的自尊心掙扎着，掙扎着，几乎把他的意識引到这个念头上来：

“二十年前，我也不比你差！”

这念头使他吃了一惊，紧跟着就想起，二十五岁时，他时常与人爭論，三十二岁时，他还保留着一些独立的观点，等他更加成熟、老練，他就更加不輕易表示和时常放弃自己的看法了。四十二岁，他成了完全另一个人。

“可是”，他的思路繼續下去，“只要省委答应，我能把这张报纸办得人人爱看，个个夸贊！只要省委答应……”

如果以为这段内心独白的心理描写，是在表现生理上的年龄的增长，“锈损了”陈立栋的“灵魂”，那自然是可笑的。在刘宾雁的笔下，陈立栋之所以变成今天的陈立栋，責任并不在他，是“革命熔爐”使他走上了这样的生活道路。同样的，报纸之所以办不好，責任也不在陈立栋的保守专横，而是在陈立栋之上，有刘

宾雁所痛恨的更加保守、专横的“土皇帝”省委在。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的党确实是一个革命大熔炉，但并不是要熔掉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不是要熔掉在集体主义光辉照耀下的个人的才能和独立的见解，相反的，是要把这种积极性、才能和独立的见解提高到共产主义者的最高水平上来，使他们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甚至党内不少杰出领袖共同走过的道路。当然，党的熔炉也确实要熔掉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就是由他们的出身教养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个人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把扔掉这些包袱，看成是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光荣，只有刘宾雁和黄佳英们，才把革命熔炉看成“可怕的火坑”。

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决不回避事实，在我们一些党员中间，甚至某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工作中间，是有专横武断的现象，也有革命精神衰退的人物，对于这些人，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批评、教育、改造的斗争，党屡次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因此，党也会热烈欢迎艺术家给他们画像，借以教育广大的干部和人民。但是，这些都和刘宾雁没有什么相干。右派分子刘宾雁深恶痛绝的，并不是什么官僚主义，保守主义，也不是什么精神衰退、热情衰退，而是党。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怎样改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他最热心的是把这种错误和缺点加以夸大宣传，说他们是不可救药的坏人，是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刘宾雁通过马文元、陈立栋的形象——无论是精神衰退也好，专横保守也好，所要告诉人们的，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的生活道路，个人的品质，而在于党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必然悲剧，党的生活的“铁箍”，在党员身上所造成的精神悲剧。总之，在刘宾雁的笔下，党是人性的摧残者，专横保守主义的策源地，党已经成了一个专横压制的保守集团，不是在引